從維摩經弟子品看佛教大乘精神

政大　張呂章

佛之釋義有二：智者，覺者。

智有三種：一者，二乘了知諸法空相的一切智；二者，菩薩了知諸法差別相的道種智；三者，佛陀圓滿的一切種智。

覺有二義：一者覺察義，二者覺悟義。前者，對事障言；後者，對理障言。

凡於界內見思惑，及界外塵沙無明惑，悉皆斷除，此名自覺（或自行），是即達到小乘自覺的地位。聲聞乘的阿羅漢，和緣覺乘的辟支佛，都是這一類人物。

由自覺更邁進一步，復能以自己所領悟出來的眞理，轉而使他人也能覺悟，此名覺他，是即達到自覺覺他的地位。菩薩乘的一切聖者，都是這一類人物。

若覺悟程度，能破無明，已達究竟圓滿的境界者，此名覺滿。

所以，我們說，佛是具有自覺、覺他、覺滿三種覺的。

從上所述，我們不難分別出來，大乘與小乘間的區別：小乘只是自了漢，大乘却是教化師。這在維摩經弟子品中，佛命十大弟子往問淨名疾病，而他們却都推辭不堪勝任，以及敍述往昔曾被淨名斥訶的情形中，表現出「彈偏斥小，歎大褒圓」的經過，更能顯現出大乘精神的偉大。

第一位被派去看維摩的是舍利弗。

舍利弗聽了佛的命令，就推辭說，維摩居士智慧很高，碰見他無話可說，所以不能去見他。舍利弗接着回想到過去曾被維摩斥訶的情形。原來，有一次舍利弗在一個樹林中靜坐，維摩詰就過來向他糾正，說他的坐法，不能算是宴坐，並且指出眞正的宴坐，應當是：「不於三界現身意」，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」，「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」，「心不住內，亦不在外」，「於諸見不動，而修三十七道品」，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。如此，才能够與佛心相契，了無痕跡。而他所說出的這些話，實際維摩他自己也做到了。你看在方便品中，稱讚他雖然是處世的白衣居士，而能够待出世沙門的律行；雖居世間的家，却已出了三界的家；雖然示現有妻子，而無時不在修梵行；雖然家中有兄弟姊妹親朋戚友，却妨害不了他的道心；雖然爲了應酬，須穿着華貴的服裝，修飾自己，而他却仍以冷靜的心，以功德的相好，來莊嚴他的法身；雖然，他一方面以世間的飲食資養色身，而另一方面却以法喜禪悅來資養法身慧命；雖然他也會跑到賭場，

舞廳，並不是爲了迷醉自己，而是用方便的手腕去接渡墮落的低級衆生，又雖然他也聽聽異教，但結果却對佛法更加信仰。這一切正說明了「煩惱卽菩提」的眞理。

第二位被遣去看維摩的是大目犍連。

大目犍連，也推辭不能勝任。因爲他有一次在爲一班居士說法，可是他所說的都是人天的小乘法，而這班居士又都具有大乘菩薩的根性，所以維摩詰就斥訶他不應當在未瞭解衆生的根性前，隨便以任何法來充數，這樣一來，反會招致不良後果。因爲目連是聲聞，而聲聞雖然斷了見惑和思惑，但是還有塵沙惑和無明惑未了，他們未曾明白諸法的實相，心落有無，便生迷惘，所以維摩一開始就要他先離除衆生相、我相、壽者相及人相四種法相。務必先將法相破除，才能了知衆生根器的利鈍，然後對機說法，應病與藥，方合程度深淺。這又告訴我們「破除法相，契機教化」的大道理。

第三位被囑去看維摩的是大迦葉。

大迦葉也推辭不能勝任。因爲迦葉自以爲證了阿羅漢，應受人天的供養，做世間的福田僧，有了慈悲心去托鉢乞食，令人家種福，可惜並不能普遍，因爲他捨了富貴的人家，專向貧窮人家乞食，雖然他的本意，以爲窮苦的人由於前生不曾種福，才感到這樣的苦報，現在應該使他們有機會多種福田，以免來生再受苦難。但是，維摩却告訴他，諸法的法性是平等的，沒有什麼貧富之分，一有區別就是妄想，妄想的當然不眞實了，所以應當不要分別貧富苦樂好壞，一律平等看待。並且捨富就貧，起了分別心，縱使布施的人得到福報，也不過是人天的有漏福報，結果還是終歸無常，所以必須觀能布施的人，受布施的人，所布施的物，三法都是性空，才能法輪常轉，功德無量，唯有這樣，才不至於空吃人家幾碗老米飯。

第四位被提名的是須菩提。

須菩提的觀念和前一位的迦葉不同。迦葉喜歡捨富乞貧，須菩提却是歡喜捨貧乞富。他以爲，一般窮人自顧尚且不暇，那有多餘的財物用來布施；而富人有的是錢，容易施捨，同時若不替他們多多種福，那麼他們今生享盡了福報，來生還是免不了要窮苦的，所以他專找富貴人家行乞。誰知道一天到了維摩長者的門口行乞，却也被維摩訓了一頓。維摩告訴須菩提如何才具有取食資格的話，開示他諸法平等的眞理。因爲須菩提和大迦葉一樣，患了一個大毛病，就是未能破除法執。更有趣的是，須菩提在聽了長者的話後，害怕得連鉢也丟了就想跑，因爲他對於長者所說的話有了畏懼的心理，而不知道能從文字相中也能得到解脫的道理。

第五位是富樓那。

富樓那也曾被維摩斥訶過，他的情形和第二位的大目犍連有些相似，就是不會觀根說法。在這裏維摩舉了幾個大乘與小乘不同的妙喻，例如：以穢食置於寶器；以琉璃同彼水精；以大海納於牛跡；以日光等彼螢火等等。但是這裏他又告訴我們一個很重大的事

清，那就是發心而有退墮的事實。在現代思潮裏，人們因受了進化論的影響，誤以爲人類只有進化而無退化的跡向。但是從許多現象中，又會發現退化的跡向，這又如何解釋呢？在佛法裏，早就告訴我們它的答案了，並且它還鼓勵我們不要因此氣餒，更應該接受它的考驗，迎上前去，邁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第六位是摩訶迦旃延。

迦旃被維摩斥訶是由於不能體驗到佛所說法的眞意，就擅加解釋。因爲迦旃把世間法和出世間法都固定了，並且將界限劃分得非常清楚，以爲世間法和出世法是對立的，他是只從小乘的觀點來看五法（無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義、寂滅義），當然，得到的答案也不是究竟的。所以，我想佛法能將出世與入世打成一片，是值得讚揚的。

第七位是阿那律。

阿那律因修「金剛照明三昧」，所以得了天眼通。有一次一個梵天王問他的天眼能看到多遠，他回答說，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在他看來就好像看手中的菴摩勒果一樣的清楚，頗有自負的神態。沒想到維摩馬上潑他的冷水，說他的天眼是假的，佛才有眞天眼。因爲佛一切煩惱斷盡，動靜不二，常處定中，所見到的無非是一片清淨的常寂光淨土，而這是任運自然的顯現，不是從有相心和無相心中見到的。可見，佛不是可以隨便假裝的。

第八位是優波離。

在佛法裏，本有開遮持犯的規矩。「開」是許之義；「遮」是止之義。但是優波離不明瞭這個道理，在有一次二比丘問他戒律時，他告訴他們，如果犯了性戒的罪，是不能懺悔的；犯了遮戒的罪，還可有懺悔的餘地。於是維摩就告訴優波離「心相無垢」「心性本淨」的道理，以使他知道「罪性本空」的原義。所謂：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，心亡罪滅兩俱空，是則名爲眞懺悔。」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此之謂也。

第九位是羅睺羅。

羅睺羅是佛的兒子，一般人以爲出家必有功德利益，所以請他開示出家功德和利益。因爲羅睺羅是小乘的聲聞，就以小乘的功德回答他們。於是維摩就開示他，出家是不限形式的，有些人是身出家，有些人是心出家，只要能發大菩提心，內心清淨，就是心出家了。這是要我們打破形式主義，而去注重精神生活的。

第十位是阿難。

阿難敍述自己曾因佛生了小毛病，持鉢去乞牛乳的故事後，也推辭不能勝任。因爲阿難也被維摩斥訶過。維摩開示他佛的身子是金剛不壞的，那有苦疾煩惱，千萬不要亂說，你只知佛有應身，不知常住的眞身，更不知佛爲度生，與世推移，權現疾苦相罷了！

從以上十大弟子的敍述往昔被維摩斥訶，以及維摩如何開示他們的經過看來，我們不難瞭解到大乘佛法的偉大精神，是要人們一切唯心化，在心不在跡，論心不論相，這是大乘佛法最高明的地方。